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九尾龜 第二十七回 林黛玉春宵引鳳 王雲生黑夜捉奸

且說秋谷走進天井，見黛玉在樓上探出半身，淡妝素服，豐豔動人，向著秋谷笑道：「樓浪坐囉。」秋谷點一點頭，走上樓去。黛玉一直迎到扶梯邊來，攜著秋谷的手，進房坐下。秋谷舉目看時，只見一並三間房子；中間擺著客堂；上首一間是黛玉的臥房，一律是紅木器具，鋪設的華麗非常；下首一間掛著絕精緻的東洋門簾，想是外國房間了。坐定之後，黛玉親手送上茶來，秋谷連忙立起身來，接了茶碗笑道：「阿唷！」

對勿住先生，倪是勿敢當格。」黛玉橫波一盼，黍谷春回，微微笑道：「耐搭倪客氣起來哉。」便仍舊推他坐下，黛玉自己也趁勢坐在秋谷身旁。秋谷問他還做生意不做，黛玉道：「倪自家嚟撥主意，正要搭耐商量。倪心浪本來打算到仔下節再做生意，不過倪做起生意來，生意隨便那哼好法，總歸開銷勿落，格當中勿知啥格講究？二少耐替倪想想主意看。」秋谷道：「你的開銷本來太大，平日間任情揮霍。」

到了節上自然要開銷不來。若要就是這樣做個住家，眼前雖然尚可支持，久後終非了局。但是，你要現在再做生意，他卻還有一件為難。那邱八雖然放你出來，總算是把你已經置於度外的了，萬一他再到上海，聽見你又落風塵，一時發狠，同你說話起來，雖不怕怎樣，也是個累贅的事情。依我看來，你還是權時不必懸牌應局，包一個三四歲的雛姬，叫他出局，你自己在院中酬應房間，既可節省開支，又一樣好招羅生意。你道如何？」黛玉聽了，點頭稱是。

說話之間，聽得壁上的掛鐘「當當」的敲了七下，早有娘姨進房點起自來火來。

黛玉料著秋谷沒有吃飯，便叫相幫去寶豐樓天津館內叫了幾樣菜來。秋谷因五月中天氣已是燥熱，不大吃酒，止飲了一杯便放下杯子。黛玉道：「耐勿吃熱酒，倪搭有口力沙勒浪，阿要開一瓶來？」秋谷素來最愛口力沙勒蘭地兩種洋酒，聽說有口力沙，心中大喜，便叫快快開來。黛玉便自己走過外國房間去，取過一個酒瓶來，叫娘姨開了，替秋谷斟了一杯，黛玉自家側坐相陪。

二人促坐談心，淺斟低酌了一會。黛玉問秋谷可去看戲，秋谷點頭道：「看戲也好。但是現在不知那一家戲園的戲好些？」黛玉道：「桂仙裡花旦倒嚟啥，倪看桂仙阿好？」秋谷點一點頭。黛玉就催他吃飯，吃完之後，黛玉便去對鏡晚妝，再畫蛾眉，重施脂粉，換了一件湖色閃光外國紗衫，玄色紗褲子，頭上也不帶什麼珠花，止帶著一頭風涼押髮。只見他媚眼流波，盈盈欲笑，纖腰約素，款款隨風，真個是清麗天然，丰姿絕俗。打扮已畢，恰好秋谷也立起身來，一同出去。秋谷自有包車，黛玉坐著轎子。

到了桂仙，案目連忙回到樓上，坐了一間二包，送上戲單來。秋谷看時，只見做花旦戲的小喜鳳恰好排的《武回》，正是他拿手的好戲。那時場上鑼鼓喧天的正在那裡做著《四傑村》，差不多說話都聽不見。秋谷甚是厭煩，便問黛玉跟來的娘姨取過一個千里鏡來，拿在手中四圍照看，也沒有看見什麼熟人。好容易盼到做完了《四傑村》，又做了兩齣配戲，直到第五齣上，方是小喜鳳的《武回》。手鑼響處，小喜鳳裊裊婷婷走將出來，那幾步躡工，真如楊柳隨風，春雲出岫；戲台下的看客，早大家哄然叫起好來。秋谷仔細看時，只見他豐格輕盈，容光飛舞，宛然就像個小家碧玉一般。就是唱那兩聲，也是清越非常，餘音不絕。秋谷甚是歎賞。

做到「挑簾」一段，小喜鳳和那扮西門慶的小生日挑眉語，賣弄風騷。那雙眼睛就如一對流星，在場上滾去，四面關情。到了吃緊之際，又像那吸鐵石和鐵針一般，吸鐵石剛剛一動，早把鐵針吸了過來，並在一處。小喜鳳的眼光四面飄來，那小生扮的西門慶，就隨著他的眼光滿場亂轉，那一種輕佻狂蕩的情形，真做得體貼入微，形容盡妙，一時那裡說得出來？只聽得台下邊喝采之聲，殷然雷動，秋谷也不覺喝一聲采。

不多一刻，《武回》已經完了，小喜鳳走進後場。秋谷叫黛玉早些回去，便同下樓來。秋谷意欲回棧。黛玉那裡肯放？依然同到惠福里來，那時已將近一點鐘。

秋谷坐了一會，因回來的時候身上衣裳單薄，受了夜涼，腹中覺得有些隱隱的作痛，便叫黛玉去暖了一杯勃蘭地來，趕趕腹中的涼氣。黛玉忙叫娘姨溫好了酒，又排上幾只盆子來，卻就是稀飯小菜，甚是精美。秋谷看時，見是一盆雞鬆，一盆熏魚，還有油雞、南腿，以及糟蛋、乳腐之類，排了八盆。秋谷隨意吃些，黛玉便和他並肩坐下，一手拿了

一隻勃蘭地的杯子，直送到秋谷口邊。秋谷一口氣「咕嘟」的就於了一杯，覺得一般熱氣自喉間直達腹中，把風寒一齊趕盡，登時週身就鬆快起來，心中大喜。

黛玉便又斟上一杯，秋谷又飲了半杯，覺得已經微微的有些醉意，便停杯不飲。黛玉勸他再喝一杯，秋谷搖頭不答，卻把那吃剩的一杯殘酒遞在黛玉手中，微微含笑。

黛玉會意，接了杯子便就喝了一口，抬起頭來看著秋谷。四日偷窺，兩心互印，靈犀一點，暗暗關情。黛玉連喝了幾口酒，已經紅上臉來，媚眼橫斜，春情蕩漾，把一隻纖手托著香腮，好像一個身體沒有放處一般，坐立不安，和身融化。卻又伸過一隻手來，把秋谷的手拉住，用力揉搓，杏臉微顰，星眸半閉，那兩邊頰上透出點點桃花，暈著那淡淡的胭脂，十分精采。秋谷留意看他，只見他鬢影惺忪，酒情撩亂，櫻唇之內時時咽著香津，大有芍藥含煙、海棠帶露之致。

看官且住，那林黛玉雖是上海的有名人物，卻並不是什麼傾城傾國的姿容，既沒有金小寶那樣的纖濃，又沒有陸蘭芬這般的清麗，不過比起張書玉來較勝一籌，是個中人之質罷了。為什麼在下要這般的極力揄揚，豈不要受看官的指摘麼？列公請聽，那林黛玉雖然相貌平常，卻是個天生尤物，丰韻天然，那一步一擡一笑的風頭，一舉一動的身段，真是姑蘇第一，上海無雙；更兼那一雙媚眼，顧盼起來真可銷蕩子之魂，攝登徒之魄，這便是林黛玉出奇制勝第一等的工夫。看官們有老於嫖界認得黛玉的人，方曉得在下的說話不是無根之論。

閒話休提。只說章秋谷見黛玉這般光景，風月場中的老手那有不知？卻裝作不曾理會的樣子。看黛玉時，看著秋谷的面孔像要說話，剛剛開口卻又縮住了，一語不發。有時秋谷抬起頭來，他卻又低下頭去。約有一刻多鐘，娘姨早搬了稀飯上來。

秋谷吃了半碗，就不吃了。黛玉也隨便吃了些兒，卸妝就寢。一個是劉郎再到，人面依然，一個是倩女還家，檀奴無恙，自然比舊不同。一宵無話，不提。

明日秋谷與黛玉商量，借著黛玉的房間，請辛修甫等一班朋友歡聚一天。散席之後，黛玉還想留他，秋谷堅辭，定要回棧。黛玉苦留不住，只得由他。

秋谷回到棧中歇了一夜，早間起來，就見雙林房中的娘姨請他過去。秋谷梳洗過了，便走過來，見雙林靚妝相待，一見秋谷進來，問他為什麼這樣忙法，一連兩夜沒有回來。秋谷一笑不答。雙林就取出一封王雲生的信來叫秋谷看，說是雲生在家裡寄的。秋谷抽出信來看時，也沒有什麼要緊說話，就說他夫人病雖好了，一時不能脫身，恐怕要直到下月中旬，方能到此，一切事情暫托秋谷照應等語。

秋谷看了，明知是假，心中卻暗暗好笑，自己想道：明是王雲生等了多時，預備下手，所以故意發這一封信來，好叫我放心大膽的全不提防，主意倒也甚是惡毒。

我雖然大膽，這樣冒險的事情，也要打算一個對付的法兒才好，心下盤算，面上不露絲毫，對著雙林笑道：「他遲到下月方到，卻便宜了我們多聚幾天。」雙林睜了他一眼，劈手把秋谷手中的信奪了過來，道：「你說得倒狠是要好，只怕你口不應心，一連兩夜住在外邊，還要在我面前虛情假意，裝著幌子。我倒不領你這個情。」

說著，微微的冷笑一聲。秋谷仔細打量雙林，見他雖是年紀略大些兒，眉目之間饒有媚態，更兼身段輕盈，走起路來直欲隨風

飛去，心中倒有些替他可惜起來。暗想：「這樣一個人材，可惜從了流氓，做這紮火團的勾當。」

自從這一天起，秋谷至陳文仙院中去了趟，在棧內住了一夜，卻並未到雙林那邊去。隔了一天，秋谷故意晚間回來，約摸不到四點鐘的光景才到房中，娘姨已來相請。秋谷悄悄對娘姨說道：「此刻還有茶房在外，不便過來，停回等人靜了，我來就是。」娘姨答應去了。那班茶房見秋谷與他們鬼鬼祟祟的，不免疑心，早已料著了七八分光景。只是上海地方視為常事，沒有什麼希奇，那有人來管你們的閒事？

只說秋谷心中想道：今夜他叫人來請，大約事情的發作就在今天。若要謹慎些兒，從此同他一刀兩斷，憑他們再有通天本事，也是無可如何。只是我正要看那王雲生怎樣開場，那裡肯就此不去？只要我自家小心防備，料想也不怕他，我倒偏要冒險一遭，看他們究竟如何做作。

想定主意，又坐了一會，已敲過四點鐘，秋谷單穿一身紡綢衫褲，悄悄帶上了自己房門，走將過去。見雙林坐在燈下默默無言，見秋谷走進，立起身來，含笑拉他坐下。秋谷覺得雙林今夜的神情甚是巴結，比平時大不相同，暗暗的說聲「不好」，雖然膽大，倒底也不免拖著驚慌，只毫不放在面上。略坐一刻，雙林先自睡了，秋谷也勉強登牀，提心吊膽的聽著外邊。那時已有兩點多鐘，卻沒有一毫響動，略覺放心，或者今夜不來的了。那知心一放下，便覺得睡意朦朧。

正在將睡未睡之際，忽聽得房門上「啞」的一聲，把個章秋谷登時驚醒，在牀上直跳出來，知道一定是事情發作，連忙下得牀來穿好鞋子。原來秋谷本來有心防備，所以不脫衣裳。秋谷下牀之後，把兩邊衣袖往上梢了一梢，側耳再聽時，只聽得房門上連連敲了幾下，外邊高聲叫道：「快些起來開門，你們都睡死了麼？敲了半天的門，沒有人來答應！」秋谷聽得十分清楚，正是王雲生的口音。雙林本來沒有睡著，假作驚醒的樣兒，聽了外邊雲生敲門的聲音，只裝著嚇得渾身亂抖，在牀上起來，拉住秋谷的衣裳不肯放手，身上只穿著一件汗衫，一條洋布睡褲，口中只低說「如何是好」，滿眼中流下淚來。秋谷見雙林緊緊的拉住了自己衣服，明曉得是要借著驚嚇的樣子，拉住了他，好叫他脫身不得的意思。外邊王雲生見叫門不開，便把那房門一連踢幾腳。你想那客棧房子那得堅牢？不多兩腳，已被他踢得門搖軸動，「吱吱」的響起來。秋谷見風勢已急，便想走到門前，預備好脫身出去，怎奈雙林抵死的兩手吊住，那裡肯放？秋谷大怒，不由分說，把右手輕輕一灑，把個雙林早灑得頭暈眼花，立腳不住，一交筋斗直跌到牆腳邊去。

頭時遲，那時快，那兩扇松木板門早被王雲生用力一腳，「轟」的一聲倒了一扇。秋谷在燈光之下，見王雲生搶進來，門外還有三四個人，都是當差的打扮。王雲生走進房內見了秋谷，假做吃驚道：「你為什麼在這邊房內，怪道我叫門不應，原來你們這班姦夫淫婦，幹得好大的乾坤，真是混帳！」一面說著，搶步上前要扭秋谷，回頭又叫門外的人道：「你們快些進來，與我把姦夫淫婦一齊捆了起來，明日送官究治。」門外一聲答應，都擁進來。

王雲生揎拳擲袖的正要動手，不料被秋谷把他攔腰一掌，王雲生不及提防，一聲「阿呀」，早已滾在一旁。秋谷不待他們動手，兩手略略向人叢裡一拉，拉得眾人讓開一線。秋谷一個蹲身，撲的早穿出房門去了。王雲生急急的從地下扒起，帶著眾人追出來，見秋谷立在自己房門首。

此時茶房已經被王雲生踢門驚醒，隔壁房門也還有未睡的客人，聽見外邊大鬧起來，大家出來看視。只見王雲生裝做氣得氣喘呼呼的樣子，指著秋谷罵道：「天下竟有這樣的事情，我倒把你當作好人，托你招呼家口，你竟敢喪了良心，奸騙起人家的內眷來，難道世上沒有王法的麼？」正是：

錦瑟華年之恨，綺閣春深；含沙射影之場，書生膽大。

要知秋谷怎樣脫身，但看下回分解。